

神山集



13.74

02

本 讀 充 補 文 國 學 中

第 一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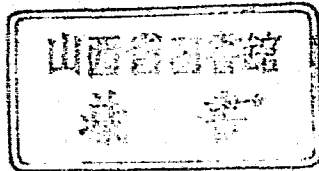
中 山 先 生 遺 教

張 和 重 選 輯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丁 毅 音 張 寄 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57779

例言

一本書就中山先生遺教中，摘集成篇，另加標題。雖重在選文，但仍顧及其思想系統，俾於黨義，并得觸類旁通。

二、本書共三十二篇，第一篇於什麼是三民主義，取民族民權民生之定義，彙為一篇，求先與讀者以一整個人民主義之概念。自第一至第十為民族主義，第十一至第十八為民權主義，第十九至第二十二為民生主義。題下并標注出處，以便檢對。

三、本書第二十三至第三十二為演說詞，錄自黃昌穀先生所編中山先生演說集。除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一篇，原文較短，全篇錄入，其餘均為節錄，其得十篇，胥足以表現先生當時之懷抱與精神。其中學生應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一篇，為先生對青年學生之希望，尤為現代學生立志標的。

四、本書取材，限以白話文為主，雖不得中山先生著述之全豹，然於國民黨之主義及策略，已可窺其大體，惟關於專門部分之實業計劃及其他雜著，不及備錄。

目次

一 什麼是三民主義·····	一
二 民族和國家·····	四
三 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七
四 中國民族主義的消失·····	一〇
五 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	一四
六 歐洲大戰·····	一八
七 三件外來的大禍·····	二二
八 由宗族壙充到國族·····	二五
九 中國固有的道德·····	二九
十 要恢復我們的智識和能力·····	三四
十一 時代的演進·····	三九

十二	自由和一盤散沙	四二
十三	平等不是天賦的	四五
十四	歐美自由平等的爭戰	四九
十五	平等的精義	五四
十六	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	五七
十七	人民對政府應有的態度	六〇
十八	我們主張的民權	六四
十九	平均地權的方法	六七
二十	我們要製造國家資本	七一
二十一	要怎樣解決喫飯問題	七三
二十二	穿衣的要求	七六
二十三	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七九
二十四	五權憲法	八六

二十五	知難行易·····	九一
二十六	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九八
二十七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一〇四
二十八	耕者要有其田·····	一一一
二十九	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一一四
三十	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一二一
三十一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一二七
三十二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	一三一

中山先生遺教

一 什麼是三民主義

甚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甚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甚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

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好比讀書的人，是拿甚麼東西來謀生呢？是拿手中的筆來謀生的。筆是讀書人謀生的工具，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

甚麼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甚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衆人，就叫做民。甚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是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羣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甚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甚麼是政治？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甚麼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甚麼「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這句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涵有幾多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個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便是。

二 民族和國家（節錄民族主義第一講）

我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便有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nation)，「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混亂。在中國文中，一個字有兩個解釋的很多，即如社會兩個字，就有兩個用法：一個是指一般人羣而言；一個是指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而言。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甚麼是國家？甚麼是民族？我們要把他來分別清楚，有甚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國家，根本上是用甚麼力造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毫不加以勉強。像香港的幾十萬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民族，是自然而然的，無論英國用甚麼霸道，都是不能改變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爲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便是國家和民族

的分別。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一種動物，但和普通的飛禽走獸不同，人爲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甚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爲生活，甚麼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甚麼地方，移居到甚麼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麼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爲各有各的宗教。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

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結合成一個民族。

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三 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節錄民族主義第一講）

俄國在歐戰的時候，發生革命，打破帝制，現在成了一個新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的民族叫做斯拉夫，百年以前的人口是四千萬，現在有一萬六千萬，比從前加多四倍。國力也比從前加大四倍。他們在帝國時代，專持侵略政策，想擴張領土。現在俄國的疆土，佔歐洲一半，佔亞洲也到一半，領土跨佔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亞兩洲而來。當日俄之戰時，各國人都怕俄國侵略中國的領土。他們所以怕俄國侵略中國領土的原故，是恐怕中國被俄國侵佔之後，又再去侵略世界各國，各國都要被俄國侵佔。俄國人本有併吞世界的志氣，所以世界各國便想法來抵制，英日聯盟，就是爲抵制這項政策。日俄戰後，日本把俄國趕出高麗南滿以外，遂推翻俄國侵略世界的政策，保持東亞的領土，世界上便生出一個大變化。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又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這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

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利害，因為那種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並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從此便生出一個很大的變動。因為這個大變動，此後世界上的潮流也隨之改變。

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常發生國際戰爭，最後的歐戰。經過這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逆料將來歐洲沒有燒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人和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動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

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

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貧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他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商國打败了，各國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甚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那些國家是被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國法國要打破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佈革命，這是甚麼原故呢？是因為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四 中國民族主義的消失（節錄民族主義第三講）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爲甚麼中國失去了這個寶貝呢？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利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在這幾百年中，中國的書裏頭，簡直是看不出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甚麼「深仁厚澤」，甚麼「食毛踐土」，從沒有人敢說滿洲是甚麼東西的。近年革命思想發生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爲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說話。譬如從前在東京辦民報時代，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因爲滿洲受過了明朝龍虎將軍的封號，滿洲來推翻明朝，不過是歷代朝廷相傳的接替，可說是易朝，不是亡國。然則從前做過中國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他也曾受過了中國戶部尚書的官銜，比如赫德來滅中國，做中國的皇帝，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不是亡國呢？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保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

的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黨的人，都不是滿洲人，完全是漢人。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被滿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後，明朝遺民，逐漸消滅，當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覺得大事去矣，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的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觀察社會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把明朝有智識學問的人，幾乎都網羅到滿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這種團體的分子，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他們的行動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言語，去宣傳他們的主義，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遺老，實在有真知灼見。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裏頭，到了遇着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恐怕強盜先要開貴重的鐵箱，當然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到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故當時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

但是下流社會的智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爲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時代，反清復明的思想已經傳到了軍隊裏頭，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故他們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來證明：當時左宗棠帶兵去征新疆，由漢口起程到西安，帶了許多湘軍淮軍，經過長江。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會；散在長江的，叫做哥老會。哥老會的頭目，叫做大龍頭。有一位大龍頭在長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漢口。那時清朝的驛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會的馬頭，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的軍隊，自己移動集中起來，排起十幾里的長隊，便覺得非常詫異。不久接到一件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一個很著名的匪首，由漢口逃往西安，請他拿辦。左宗棠當時無從拿辦，只算是官樣文章，把這件事擱起來。後來看見他的軍隊移動得更利害，排的隊更長，個個兵士都說去歡迎大龍頭，他還莫明其妙，後來知道了兵士要去歡迎的大龍頭，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辦的匪首，他便慌起來了。當時問他的幕客某人說：「甚麼是哥老會呢？哥老會的大龍頭，和這個匪首有甚麼關係呢？」幕客便說：「我們軍中自兵士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那位拿辦的大龍頭，就是我們軍中哥老會的首領。」左宗棠說：「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軍隊怎樣可以維持呢？」幕客說：「如果要維持這些軍隊，便要請大帥也去做大龍頭，大帥如果不肯做大頭龍，我

們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別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軍隊，所以便贊成幕客的主張，也去開山堂，做起大龍頭來，把那些會黨都收爲部下。由此便可見左宗棠後來能夠平定新疆，並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風，還是利用明朝遺老的主義。

中國的民族主義，自清初以來，保存了很久，從左宗棠做了大龍頭之後，他知道其中的詳情，就把馬頭破壞了，會黨的各機關都消滅了。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是老早亡了。

五 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節錄民族主義第三講）

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滅，本來因為是亡國，因為被外國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中國人，猶太人也是亡國，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國，但是他們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國的民族思想一樣，一被外國的武力壓服了，民族思想便隨之消滅。再像波蘭從前也亡國百多年，但是波蘭的民族思想，永遠存在。所以到歐戰之後，他們就把舊國家恢復起來，至今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中國和猶太印度波蘭比較，都是一樣的亡國，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為甚麼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這是很奇怪的，研究當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大國，聲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是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所以歷代總是用帝國主義去征服別種民族。像漢朝的張

博望班定遠，滅過了三十多國，好像英國印度公司的經理卡來呼，把印度的幾十國都收服了一樣。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把亞洲的各小國完全征服了。由此推尋，便可以得到我們民族思想之所以滅亡的道理出來。

我可以用一件故事來比喻，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每日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有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他到甚麼地方，那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便帶到甚麼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因為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的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刻刻都念着。到了開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一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乎要發起狂來，以為從此便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一齊投入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

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槓，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爲滿洲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連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槓投入了海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爲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槓一樣。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爲世界上的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爲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好比苦力的彩票藏在竹

槓之內一樣。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票的竹槓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

六 歐洲大戰（節錄民族主義第四講）

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甚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戰，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旋渦之中。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以來不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世界上的海權便要歸德國佔領，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必成羅馬一樣，弄至四分五裂而亡。但是

戰爭的結果，德國是打敗了，德國想行帝國主義的目的便達不到。

這次歐洲的戰爭，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軍隊的人有四五十萬，時間經過了四年之久，到戰爭最後的時候，兩方還不能分勝負。在戰爭的兩方面，一方叫做協商國，一方叫做同盟國。在同盟國之中，初起時有德國、奧國，後來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亞。在協商國之中，初起時有塞維亞、法國、俄國、英國及日本，後來加入意大利及美國。當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歐洲協商國的民族，威爾遜主張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安南雖然是被法國滅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國的專制，但當歐戰時，仍幫法國去打仗，也是因為聽到威爾遜的主張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歐洲的弱小民族像波蘭、捷克、斯拉夫、羅米尼亞，一齊加入協商國去打同盟國的原因，也是因為聽見了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那一說。我們中國也受了美國的鼓動，加入戰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壕，做後方的勤務。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

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爭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利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佔全球，無論甚麼國家和甚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提出以後，便不能收回，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商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安南緬甸爪哇印度南洋羣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與夫歐洲的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

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

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但是由這一次戰爭，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俄國革命。

七 三件外來的大禍（節錄民族主義第五講）

我們民族是受甚麼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列強來的。所受的禍害，詳細的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這三件外來的大禍，已經臨頭，我們民族處於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譬如就第一件的禍害說，政治力亡人的國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中國此時受列強政治力的壓迫，隨時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麼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拿破崙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崙第三之帝國便亡。照這樣看，只要一戰便至亡國。中國天天都可以亡，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

爲甚麼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

抗，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砲，他們用槍砲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祇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就第二件的禍害說：中國現在所受經濟壓迫的毒，每年要被外國人奪去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這種被奪去的金錢，還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關前十年出入口貨相抵，虧蝕二萬萬元，現在出入口貨相抵，虧蝕五萬萬元。每十年增加兩倍半，推算比例起來，那麼十年之後，我們每年被外國人奪去金錢應為三十萬萬元，還是有加無已的。中國人再不覺悟，長此以往，就是外國的政治家天天睡覺，不到十年，便要亡國。因為現在已是民窮財盡，再到十年，人民的困窮更可想而知，還要增加比較

現在的負擔多兩倍半，汝想中國要亡不要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禍害說，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地球上，那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德國增多兩倍半，至少的法國還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們逐日的增多，我們卻仍然故我，甚或減少。拿我國的歷史來考查，漢族大了，原來中國的土人苗獠獠獠等族，便要滅亡，那麼我們民族被他們的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亦要滅亡，亦是顯然可見的事。

故中國現在受列強的政治壓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經濟的壓迫，剛才算出十年之後，便要亡國；講到人口增加的問題，中國將來也是很危險的。所以中國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這三件大禍是已經臨頭了，我們自己便先要知道，自己知道了這三件大禍臨頭，便要到處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應該要怎麼樣呢？俗話說：「困獸猶鬥」，逼到無可逃免的時候，當發奮起來，和敵人拚一死命。我們有了大禍臨頭，能鬥不能鬥呢？一定是能鬥的。但是要能鬥，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將至，才能够奮鬥。所以我們提倡民族主義，便先要四萬萬人都知道自己死期將至，知道了死期將至，困獸尚且要鬥，我們將死的民族，是要鬥不要鬥呢！

八 由宗族擴充到國族（節錄民族主義第五講）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呢？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教的觀念是很深的。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國人照此做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為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所以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外國不如中國。因為中國個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甚麼事，便要問家長。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

的關係，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爲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爲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若是用個人做單位，在一國之中，至少有幾千萬個單位；像中國便有四萬萬個單位，要想把這樣多數的單位都聯絡起來，自然是很難的。如果用宗族做單位，中國人的姓，普通都說是百家姓，不過經過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祇一百族，但是最多不過四百族，各族中總有連帶的關係。譬如各姓修家譜，常由祖宗幾十代推到從前幾百代，追求到幾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於別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這樣宗族中窮源極流的舊習慣，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國人看起來，或者以爲沒有用處，但是敬宗收族的觀念，入了中國人的腦有了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管，以爲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拚命奮鬥。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起因多是爲這一姓對於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佔，便不惜犧牲無數金錢生命，求爲姓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若是給他知了外國目前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從存在。那麼，一方可以化各宗族之爭，而爲對外族之爭，國內野蠻的各姓械鬥，可以消滅；二來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有了國族團體，

還怕甚麼外患！還怕不能與邦嗎？尙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他的治平功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到「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與邦禦外的「榜樣嗎？如果不從四百個宗族團體中做工夫，要從四萬萬人中去做工夫，那末一片散沙便不知道從那裏聯絡起。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是一樣。

有了團體去抵抗外國人，不是難事。譬如印度現在受英國人的壓迫，被英國人所統治。印度人對於政治的壓迫，沒有辦法，對於經濟的壓迫，便有「甘地主張『不合作』」甚麼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國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給；英國人所供給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國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們作工；英國人供給印度許多洋貨，印度人不用他們的洋貨，專用自製的土貨。甘地這種主張，初發表的時候，英國人以爲不要緊，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之，印度便有許多不合作的團體出現，英國經濟一方面，便受極大的影響，故英國政府捕甘地下獄。推究印度所以能够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於全國國民能够實行。但是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尙且能够實行不合作，我們

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至於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的紙幣，專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問題，更是容易解決。中國的人口，向來很多，物產又很豐富。向來所以要受外國壓迫的原因，毛病是由於大家不知，醉生夢死。假若全體國民，都能够和印度人一樣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

九 中國固有的道德（節錄民族主義第六講）

中國從前能够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代，國力都不能夠過裏海的西岸，祇能够到裏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

還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一「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

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

「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爲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甚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爲四萬萬人去効忠，爲四萬萬人効忠，比較爲一人効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甚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爲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甚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公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

殺人者能「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

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十 要恢復我們的智識和能力（節錄民族主義第六講）

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智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甚麼固有的智識呢？就是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

「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甚麼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

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我們爲甚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只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贊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化，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卽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修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修身的功夫，更爲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像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都是修身上尋常的工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智識，外國人一遇見了便以爲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來考察我們的智識。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爲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

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祇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智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够「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除了智識之外，還有固有的能力。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麼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重要的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們能够有今日的強盛。至若人類所享衣食住行的種種設備，也是我們從前發明的，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們祖宗之當時，為世界之獨強的。恢復我

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後。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

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銷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够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眞精神。

十一 時代的演進（節錄民權主義第一講）

世界進化，當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獸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不過在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專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棍和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風雨的天災。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禦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够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很文明。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時一場大風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明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風雷四種天災。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說到人同獸爭的

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感覺非常的困難。後來便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可以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他們所做祈禱的工夫，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野蠻的酋長，他的職務，便專是祈禱。又像中國的蒙古西藏都奉佛做皇帝，都是以神爲治。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爲教主，或者自稱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

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爲極盛的時代。他說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國家。把國家的甚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裏，專制到極點，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

十二 自由和一盤散沙（節錄民權主義第二講）

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爲甚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甚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爲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爲甚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爲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爲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够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裏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爲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裏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用了自由之過也。

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個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個

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够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够犧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工夫，學問成了，智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够犧牲自由，就能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爲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够成爲學校號稱軍隊嗎？我們爲甚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爲中國受列強的壓迫，失去了國家的地位，不祇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

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够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够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爲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爲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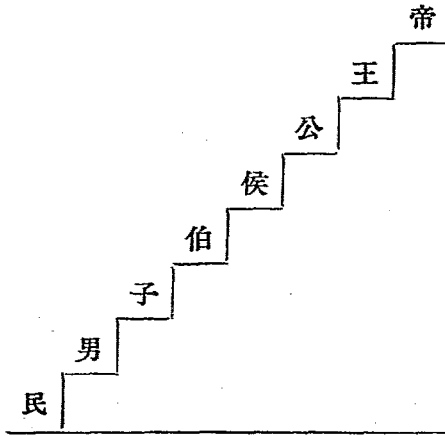
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十三 平等不是天賦的（節錄民權主義第三講）

甚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裏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人類不能侵奪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萬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好像坐粵漢鐵路自黃沙到銀蓋坳一段，本來是屬於平原，但是從火車窗外，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沒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築，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謂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經是這樣。再就眼前而論，拿桌上這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或用顯微鏡試驗起來，沒有那兩片葉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沒有那兩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間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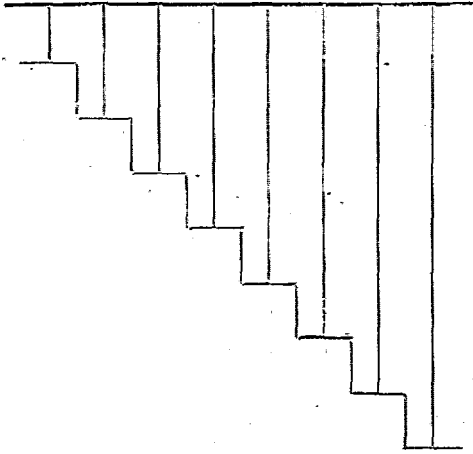
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

第一圖 不平等



平等，是人爲的不平等。人爲的不平等，究竟是甚麼情形？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請諸君細看第一圖，便可明白。因爲有這種人爲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爲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

第 二 圖 假 平 等
聖 賢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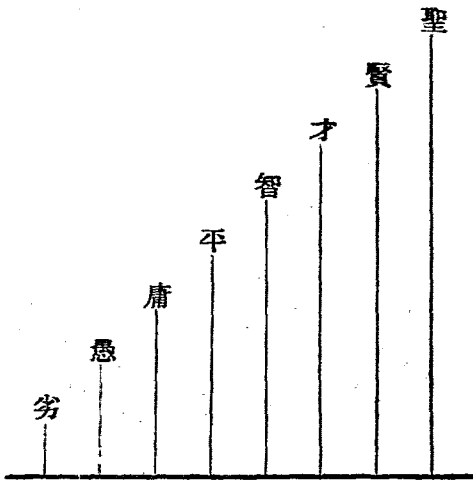


中山先生遺教

天。無知識的民衆，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爲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有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爲之不平等的。當時歐洲的民衆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

用甚麼方法和力量，總是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衆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衆相信的那一說去做，

第三圖 眞平等



縱使不顧眞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眞平等，是假平等。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爲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眞

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爲平等是人爲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眞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眞理。

十四 歐美自由平等的戰爭（節錄民權主義第三講）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甚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因為有這種風潮，所以近兩三百年來，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國革命算是沒有成功，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

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是在獨立。他們為甚麼要獨立呢？因為他們當時的十三州，

都是英國的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對待別色人種，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他們便視為奴隸，所以美國獨立之後，白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是平等，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較，便不是平等。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那些權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也是根據這個道理。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立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裏頭，還用許多人類來做奴隸。

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後，沒有工錢，只有飯吃。那種殘酷情形，全國人民看見了，覺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後來

這種主張愈傳愈廣，贊成這種主張的人，便非常之多，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許多記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種種事實，編成一本小說，令人人看到了之後，都很有趣。這本小說是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麼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當時全美國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如果放黑奴，便沒有苦工，便不能耕種。南方的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對放奴，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起來的。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南方各省反對放奴，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如果要解放，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當時一個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總算起來，要值幾百萬萬元。因為那種價值太大，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所以放黑奴的風潮，雖然是發生了很久，但是醞釀復醞釀，到了六十年前，才爆發出來，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兩方死了幾十萬人，打過了五年仗，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戰爭之一。那次戰爭，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

歐美從前爲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爲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爲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爲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別的知識，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當時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并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所爭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爭，是自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不是本身的覺悟。那次戰爭的結果，南方打敗了，北方打勝了，聯邦政府就馬上發一個命令，要全國放奴。南方各省因爲打敗了仗，只有服從那個命令。自此以後，便不理黑奴，從解放的日起，便不給飯與黑奴吃，不給衣與黑奴穿，不給屋與黑奴住。黑人從那次以後，雖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爲從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解放以後，不替主人做工，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屋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分，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因爲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

餘一位大總統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爲人類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勞，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因爲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說他是洪水猛獸。現在有智識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處，自然是稱頌林肯；但是無智識的黑人，至今還是恨林肯，學他們的祖宗一樣。

解放黑奴，是美國歷史上的一件爭平等的事業，所以講美國最好的歷史，第一個時期是由於受英國不平等的待遇，人民發起獨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脫離英國，得到平等，成一個獨立國家。第二個時期，是在六十年前，發生南北戰爭。那次戰爭的理由，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打過了五年仗。五年戰爭的時間，和八年戰爭的時間，雖然是差不多，但是說起損失來，那次五年的戰爭比較八年的戰爭，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簡單的說起來，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爲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爲黑奴求自由，爲黑奴爭平等，不是爲自己爭平等，是爲他人爭平等。爲他人爭平等，比較爲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爭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十五 平等的精義（節錄民權主義第三講）

歐美革命，爲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爭到平等自由之後，到了現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詞，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把平等自由的事實，應該要如何審慎！不能夠隨便濫用。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麼樣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前次已經講過了，他們爭得自由之後，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出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爲平等去奮鬥，要爲民權去奮鬥。民權發達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權不發達，我們便永遠不平等。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麼樣呢？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爲甚麼緣故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因爲自由平等沒有歸到正軌，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爲民權去奮鬥。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

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採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但是要達到這個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而積成博愛之宗教慈善之事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窮，慈善之事有不濟，則不得不為根本之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

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

十六 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節錄民權主義第四講）

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和國務部長叫做遮化臣。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便分成爲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而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的信仰。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哈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爲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甚

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爲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够得到有限的民權。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人人都拿去作惡，那種作惡的影響，對於國家，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利害得多。因爲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一般人若得到了無限制的民權，大家都去作惡，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都歸英國統轄，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爲都受英國專制太過，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各邦還是很分裂，還是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將來還是很容易被歐洲吞滅，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於是各邦的先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國力，要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限制民權，把各

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又可以說是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衆國，公佈聯邦的憲法。美國是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自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經過歐戰以後，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

十七 人民對政府應有的態度（節錄民權主義第五講）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甚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軍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夫，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有許多的汽車夫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僱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夫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理。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夫。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

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夫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夫，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爲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着急起來，找着汽車夫，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夫答應說：「一定

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夫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夫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夫說話，心裏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夫，以為車夫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原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夫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夫說：「爲甚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夫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閒着想，那個車夫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灣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假若當時我不給車夫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制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

所以當時那個車夫走灣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灣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夫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车夫。能够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爲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家，把那些專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夫，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够進步。

十八 我們主張的民權（節錄民權主義第六講）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甚麼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遍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專行這一個民權，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拉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甚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甚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

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複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够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澈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够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够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

全民政治是甚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以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甚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像這樣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並不是要管理的人，

自己都來做工夫；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才叫做靈便機器。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甚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為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幸福，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麼在人民和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甚麼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一方面，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十九 平均地權的方法（節錄民生主義第二講）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候，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甚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過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要用甚麼方法呢？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資本家。地主之發生，是由於封建制度，歐洲現在還沒有脫離封建制度，中國自秦以後，封建制度便已經打破了。當封建制度的時候，有地的貴族便是富人，

沒有地的人便是貧民。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為工商業沒有發達，今日的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爲難。不過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問題。土地價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於衆人的功勞，衆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爲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勞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甚麼方法才能够增漲呢？是由於衆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衆人在那塊地方經營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我們國民黨的民主主義，目的就是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

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就是政府照地價的收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照甚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至於各國土地的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這是各國通行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吃虧嗎？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那麼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只報一萬元，他騙了政府九百元的稅，自然是佔便宜；如果政府照一萬元的價錢去收買那塊地皮，他便要失去九萬元的地，這就是大大的吃虧了。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

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甚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

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是一有進步，一經改良，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衆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衆，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個地主，現在報一塊地價是一萬元，到幾十年之後，到那塊地價漲到一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衆人公有，以酬衆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將歸衆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

二十 我們要製造國家資本（節錄民生主義第二講）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與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鑛產，中國鑛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關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

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公司，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

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衝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够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外國因為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甚麼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要甚麼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二十一 要怎樣解決喫飯問題（節錄民生主義第三講）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產糧食的一件大工業。中國的農業，從來都是靠人工生產，這種人工生產在中國是很進步的，所收穫的各種出品，都是很優美的，所以各國學者都極力贊許中國的農業。中國現在的農民，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中國現在雖然是沒有大地主，但是一般農民，有九成都是沒有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長此以往，到了農民有知識，還有誰人再情願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去耕田的；人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

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之外，還有七個增加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中國如果能解放農民和實行以上這七個增加生產之方法，那麼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就是以上種種的生產問題能夠得到了圓滿解決的時候，吃飯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住一個目標來進行，這種目標是甚麼呢？就是聽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以聽錢做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聽多錢，因為私人要聽多錢，便是本國有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那些資本家也是不去理會。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是以聽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完全解決。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重分配問題，我們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聽錢，是要供給大家公衆來使用。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生產有餘的糧

食，都儲蓄起來，不但是今年的糧食很足，就是明年的糧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後的糧食，都是很充足，然後才可以運到外國去賣；如果在三年之後，還是不大充足，便不准運出外國去賣。要能夠照這樣做去，來實行民生主義，以養民爲目標，不以賺錢爲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够很充足。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爲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爲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爲目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祇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够馬上推翻。

二十二 穿衣的要求（節錄民生主義第四講）

穿衣是人類的一種生活需要。人類生活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說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級需要，是人類的的生活不可少的。人類得了第一級需要生活之外，更進一步便是第二級，這一級叫做安適，人類在這一級的生活，不是爲求生活的需要，是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所以在這一級的生活程度，可以說是安適。得了充分安適之後，再更進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來講：古代時候的衣服，所謂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滿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適程度，不祇是夏葛冬裘，僅求需要，更要適體，穿到很舒服，安適程度達到了之後，於適體之外，還要再進一步，又求美術的雅觀，夏葛要弄到輕綃幼絹，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這樣穿衣由需要一進而求安適，由安適再進而求雅觀。便好像是吃飯問題，最初只求清菜淡飯的飽食，後來由飽食便進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進而求山珍海味，這就是到了極奢侈的程度。我們現在要解決民生問題，並不是要解決安適問題，也

不是要解決奢侈問題，祇要解決需要問題，就是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

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劃，先恢復政治的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加重洋貨之入口稅，我國之紡織工業必可立時發達，而穿衣材料之問題方能解決。

衣服的材料問題可以解決，我們便可來講穿衣之本題。穿衣之起源，前已講過，就係用來禦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係用來保護身體。但是後來文明漸進，就拿來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係要來好看，叫做壯觀瞻。在野蠻時代的人，無衣來彰身，就有騰圖其體的，就是用顏色塗畫其身，即古人所謂文身是也。至今文明雖進，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為重，而禦寒保體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窮奢鬻侈，不獨材料時要花樣翻新，就是衣裳之款式，亦年年有寬狹不同，而習俗之好尚，又多有視人之衣飾以為優劣之別。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進步之別稱。迨後君權發達，則又以衣服為等級之區別，所以第三個作用，衣服即為階級之符號。至今民權發達，階級削平，而共和國家之海陸軍，亦不能除去以衣飾為等階之習尚。照以上這三個衣服之作用，一護體，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們今

天以穿衣爲人民之需要，則在此時階級平等勞工神聖之潮流爲民衆打算穿衣之需要，則又要加多一個作用。這個作用，就是要方便，故講到今日民衆需要之衣服之完全作用，必要能護體，能美觀，又能方便不礙於作工，乃爲完全之衣服。

國家爲實行民生主義，當本此三穿衣之作用來開設大規模之裁縫廠於各地，就民數之多少，寒暑之節候，來製造需要之衣服，以供給人民之用，務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這就是三民主義國家之政府，對於人民穿衣需要之義務，而人民對於國家又當然要盡足國民之義務，否則失去國民之資格。凡失去國民之資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資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羣之蠹賊，政府必當執行法律以強迫之，必使此等流氓漸變爲神聖之勞工，得以同享國民之權利。如此流氓盡絕，人人皆爲生產之分子，則必豐衣足食，家給人足，而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矣。

二十三 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節錄對桂林軍政學團體歡迎會演說詞)

諸君要曉得共和與專制有甚麼分別？民國與帝國有甚麼不同？我們可用現在民國和從前帝國兩個名詞比較來說：從前帝國的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隸；現在民國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帝國是皇帝一個人作主的，民國是人民大家作主的。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絕不可抱那種舊思想。本大總統受國會的付託，總攬全國政權，雖然說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實在是全國人民的公僕，本大總統這次是來做你們奴隸的；就是其餘文武百官，也都是你們的奴隸。從前帝國時代，四萬萬人都是奴隸，現在民國時代，大家都是主人翁。這就是民國和帝國不同的地方，這就是中國從古沒有的大變動。中國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黨平日主張的三民主義。革命黨同志，從前主張三民主義，從事革命，十多年才把滿清推翻，創造民國，本大總統便是主張三民主義的發起人。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還要希望諸君來歡迎本大總

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够實行，民國才可以建設得好；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義，民國前途，還是毫無希望，三民主義便是民國的精神。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主義，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層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義；我們革命黨爲甚麼要提倡民族主義呢？因爲滿清專制二百多年，我們漢族受過亡國的痛苦，後來又受世界潮流的壓迫，恐怕還要滅種，所以有少數人出來提倡鼓吹，要除去專制的異族。到後來全國覺悟，便把征服中國的滿清根本推翻，把中國的統治權，收回到漢人手裏，中國領土完全爲漢族所有，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義成功，所以民族主義就是和民有的意思一樣。革命成功以後，中國的土地和主權，已經由滿清皇帝的手裏，奪回到中國人民的手裏來了；但是我們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權之名，沒有政治上主權之實，還是不能治國，必須把政治上的主權，實在拿到人民手裏來，才可以治國，才叫做民治；這個達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權主義。至於民生主義，是由人類思想覺悟出來的，因爲我們既有了土地和主權，自然要想一個完全方法來享受，才能够達到生活上圓滿的幸福；怎麼樣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義。所以說：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總統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次序，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原因，這三項東西，都是從不平等裏頭的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就民族的情形來說，有甚麼不平等呢？簡單的說，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一國壓制那一國，這種民族壓制那種民族，壓制愈利害，反動也愈利害。用我們中國來講，古來華夏之界極嚴，自古及今，都是我們漢人自己來治中國，祇有當中遭過了兩次亡國之痛：一次是受蒙古的亡國，變成元朝；一次是受滿清的亡國，變成清朝。革命黨把二百餘年的滿清專制皇帝推翻，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效果。至於歐美各國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大概也是和我們的一樣的。

民族主義，在人類思想上，本來發達最早。到了後來，覺得自己民族，雖然不受他種民族的壓制，但是在本國之內，還要受特別階級的壓制，像皇帝和貴族，高高在上，人民處在他們壓力之下，動也動不得，因為受壓力的痛苦，便生出反動，便提倡民權來反對君權；所以由歷史上看來，民族主義常在民族主義之後。近二百多年來，民權思想極發達，君權退步，世界上的國家，許多已經變了共和，其中沒有改變共和的國家，也把君主專制改為立憲，限制君主權力的範圍；所以現在全世界的國家，

不是共和，就是君主立憲，專制政府，差不多要絕跡了。共和國家在歐美最著名的，從前有法蘭西、瑞士的共和國，現在有俄羅斯、德意志和其他戰後所建設的諸共和國；在美洲之北的有美利堅的共和國；美洲之南所有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共和國。由此便可知近年來的民權主義，是怎麼樣發達了！

由民權主義更進一步，便是民生主義。現在歐美兩洲，像法國、美國，既沒有皇帝的專制，人民很可以說是極平等自由，民權可算是極發達，但是只能說到民有、民治，還說不到民享。試看他們國內的平民，受資本家的壓制，窮人受富人的壓制，甚麼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敵國；那般平民和勞動者，連麵包都找不到手，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歐美現在，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問題來了，這項問題便是社會問題。解決這項問題的道理，就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窮人反對富人的反動。歐美各國的民族和民權兩個問題，可說是早已解決了，現在所受的痛苦，純是民生問題。中國向來沒有這個問題，爲甚麼本大總統在三十年前，研究建設新中國的道理，一定要在民族、民權、兩個主義之外，并主張民生主義呢？因爲這民生主義，是建設二十世紀以後新國家的完全方法；這三種主義並行，真正共和的基礎才能夠穩固。本大總統這種主張，

可以說是取法乎上，不是因陋就簡的。因為要把中國製成一個新局面，非用新組織不可；要用新組織，非實行極完全的三民主義不成功。

歐美各國二百餘年以來，祇曉得解決民族、民權兩件事，卻忘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到現在全國的權力，都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裏，祇有少數人享幸福，大多數人還是痛苦。因為大多數人不甘受這種痛苦，所以現在才有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情，時常發生。我們中華民國，如果把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解決，用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一定可以把現在的中國，變成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我們如果不把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縱使將來國富民強，不出數十年，一定要受歐美今日這樣相同的痛苦。歐美人當時以為政治平等，人民自由，工業發達，便是黃金世界，甚麼問題都沒有了。不料到了工商業發達之後，便生出大資本家來，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為資本家而設的？所以世界到了現在，經濟革命的潮流，便一天高過一天，這就是平民和勞動者對着豪富及資本家的反動。報紙上所載的同盟罷工、破壞工廠、焚燒公司種種新聞，都是窮人反對資本家的舉動，弄到全國總是不安；他們所受這不安的煩惱，實在不是別的事情，純是由於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所以才生出貧富

的衝突，釀成經濟革命。法國在數十年前，曾發生過一次經濟革命，但是不久便失敗了；俄國近來實行政治革命，同時又實行經濟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貴族推翻，同時又把資本家推翻，現在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利害，結果到底如何，今天還預料不到。本大總統觀察世界的大勢，默想本國的情形，以為實行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這便是防患於未然。

諸君要曉得革命是不得已而爲的事。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拆房子一樣，我們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舊房子拆去；想建設一個新國家，便不得不把舊國家破壞；這個破壞，就叫做革命。建設國家要用三十年工夫，好像造房子要用三個月工夫一樣；拆房子祇須一天，造房子就要三個月。人家造成一所新房子，都很想安安樂樂住過一世，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把他拆掉；又不是明天再造好了，後天又把他拆掉。我們革命，也是一樣的道理，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徹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這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藥方；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我們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達到了民有、

民治的目的，不管民享的問題，二三十年後必定再有一種痛苦發生，現在俄國就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要應該注意的。不可說我們的國情和歐美各國不同，我們如果把國家建設好了，也可以像歐美那樣的國富民強；我們如果把民生問題，現在能夠同時來解決，就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的痛苦。如果民生問題不能同時解決，將來人民富足，純是少數人的富，不是多數人的富；那種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才是真富。所以我們要國家永遠富強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便是三民主義。

我們想造成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世界，一定要用三民主義來做建設這個新世界的工具。大概的講，就是要把民有、民治、民享三個主義，一齊實行，人民的生計權利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免去資本家的壓制，才能够享永久的幸福。民生問題不解決，社會上的貧富總是不平均。從前孟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後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後，一定是要革命的。我們要防止永遠不再革命，一定要實行三民主義；那末才可以替子子孫孫謀永久的幸福。

二十四 五權憲法（節錄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

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便愈縮愈少，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的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過，便成了專制。中外數千年來的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的衝動。中國的和外國的政治，古今是不同的。中國的政治，是從自由入於專制；外國的政治，是從專制入於自由。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的時候，堯天舜日，極太平之盛治，人民享極大平等、自由的安樂。到了後來，政治一天敗壞一天，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人民在從前太平時代，享受自由太多，不知道怎麼樣寶貴，不知不覺的漸漸放棄了。野心君主，便乘機利用這個機會，所以釀成秦漢以後的專制。至於外國的政治，是從專制趨於自由。因為外國古代君主專制太過，人民不堪其苦，於是大家提倡自由。故外

國有句話說：「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民不能自由，寧可死去，不必貪生。可見外國政治專制，在當時是甚麼樣子了。

政治裏頭又有兩種人物：一種是治人的，一種是治於人的。孟子說：「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兩種人，治人者是有知識的，治於人者是有沒有知識的。從前的人民，知識不開，好比是小孩子一樣，祇曉得受治於人；現在的人民知識大開，已經是很覺悟了，便要把治人和治於人的兩種階級，澈底來打破。歐洲人民，在這個二十世紀，才打破治人的皇帝之階級，才有今日比較上的自由。兄弟這種五權憲法，更是打破這種階級的工具，實行民治的根本辦法。

現在再把憲法的來源講一講，憲法是從英國創始的。英國自經過了革命之後，把皇帝的權力，漸漸分開，成了一種政治的習慣，好像三權分立一樣。後來有位法國學者孟德斯鳩，著了一部書叫做「法意」，有人把他叫做「萬法精義」。這本書是根據英國政治的習慣，發明三權獨立的學說。主張把國家的政權分開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當時英國雖然把政權分開了，好像三權分立一樣；但是後來因為政黨發達，漸漸變化，到了現在，並不是行三權政治，實在是一權政治。英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實行議會政治；所謂以黨治國的政黨政治。孟德斯鳩發明了三權分立的學

說之後，不久就發生美國的革命。美國革命成功，訂立憲法，是根據於孟氏三權分立的學說，用很嚴密底文字，成立一種成文憲法。後來日本維新，和歐洲各國革命，差不多是拿美國的憲法做底本，去訂立憲法。英國的憲法，並沒有甚麼條文；美國的憲法，有很嚴密底條文。所以英國的憲法，可以說是活動的憲法；美國的憲法，是呆板的憲法。此中因為是由於英國是以人為治，美國是以法為治的。英國雖然是立憲的鼻祖，但是沒有成文憲法；英國所用的是不成文憲法。拿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和我們中國專制時代的情形來比較，我們中國也有三權憲法。

一個是君權，一個是考試權，一個是彈劾權。不過中國的君權，兼有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這三個權裏頭的考試權，原來是中國一個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說到彈劾權，在中國君主時代，有專管彈劾的官，像唐朝諫議大夫和清朝御史之類；就是遇到了君主有過，也可冒死直諫。這種御史，都是梗直得很，風骨凜然。可見從前設御史臺諫的官，原來是一種很好的制度。從前美國有一位學者叫做巴直氏，他是很有名望的，著過了一本書，叫做「自由與政府」，說明中國的彈劾權，是自由與政府中間的一種最良善的調和方法。由此可見中國從前的考試權和彈劾權，都是很好的制度，憲法裏頭是決不可少的。

憲法在政府中的作用，好比是一架機器。兄弟說政府是一架機器，不明白道理的人，以為這個譬喻，真是比方得很奇怪。其實物質裏頭有機器，人事裏頭又何嘗沒有機器呢？法律就是人事裏頭的一種機器。就人情同物理來講，支配物質是很容易的，支配人事是很艱難的；這個緣故，就是因為近來科學的發明很進步，管理物質的方法很完全，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飛天潛水的機器，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支配物質，便是很容易。至於人事裏頭的結構，是很複雜的；近來所發明管理人事的方法，又不完全，故支配人事便很不容易。政治上的憲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也是調和自由和專制的大機器。

我們最初革命的時候，便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是相通的。兄弟從前把他這個主張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個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人民必要能够治，才能够享；不能够治，便不能够享。如果不能够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要打破這種階級，未嘗沒有方法。古語說：「人力可以勝天。」動物裏頭有千里馬，一日能够走一千里；鳥能够飛天，魚能够潛海。假如我們要學千里馬，一日可以行千里；要學

鳥可以飛天，魚可以潛海；試問我們能不能够做得到呢？因爲我們人類發明了科學，能够製造機器，祇要用機器便能够一日行一千里，便能够飛上天，便能够潛入海。譬如我們坐自動車，更不止是日行千里；我們坐飛行機，就可以飛上天；坐潛水艇，就可以潛入海；這就是人事可以補天功。古書說：從前希臘有一個人，一日能够行千里；這是天賦的特能，不是可以常有的。今日人類有了機器，便不必要有天賦的特能，也可以日行千里，也可以飛天潛海，隨意所欲。我們現在來講民治，就是要把機器給予人民，讓他們自己去駕駛，隨心所欲，去馳騁翱翔。這種機器是甚麼呢？就是憲法，就是五權憲法。這個五權憲法，就是我們近世的汽車、飛機和潛水艇。把全國的憲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個權，每個權都是獨立的。從前君主時代，有句俗話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頭反到下頭，或者是把下頭反到上頭。這個五權憲法不過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權，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提出來做三個獨立的權，來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員一方面，另外立一個執行政務的大總統。立法機關就是國會，司法人員就是裁判官和彈劾與考試兩個機關，同是一樣獨立的。

大家要曉得，五權憲法是兄弟創造的，五權憲法就好像是一部大機器。大家想日行千里路，就要坐自動車，想飛上天，就要駕駛飛機，想潛入海，就要乘潛水艇。如果要想治一個新國家，就不能不用這個新機器的五權憲法。

二十五 知難行易（節錄對桂林學界歡迎會演說詞）

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發達，是在近來二百多年；最快的時期，是近來五六十年。以後人類的知識越發達，文明的進步當然是越快。中國兩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而且文化的進步也是很快的。近二千多年以來，沒有甚麼文化，現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漢，近人的知識，不如古人。所以中國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那一國人都要利害些。

爲甚麼近來二千多年沒有進步呢？推究這個原因，詳細的說，可分作兩項：第一項是政治上的關係，從前政府做事，是很寬大的，譬如「公天下」的時候，堯把天下讓到舜，舜把天下讓到禹，政府把天下的政權都可以讓到別人，其餘對於人民的事情，該是何等寬宏大量呢？就是「家天下」的時候，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弔民伐罪」，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能夠自由發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進步。到了後來，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書坑儒」，便是「興文字獄」，想種種方法去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那裏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第二項是古今人求

進步的方法不同，二三千年以前，求進步的方法，專靠實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內的事情，應該去做，便實行去做，所謂見義勇爲。到了成功，更再去，所以更進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饑餓，非有適用的農業方法，產生五穀不可，便親自去教民稼穡；再見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用相當的治水方法，洩去高地之水不可，便親自去疏通九河；其餘像燧人氏發明火，試問他不去鑽木，怎麼能取出火來呢？神農氏發明醫藥，試問他不去嘗百草，怎麼能知道藥的性質呢？到了後來，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論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飯一樣，怎麼能夠有進步呢？

照以上那兩個理由來看，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實行，能實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進步。從前中國人因爲能實行，所以進化的文學、哲理、道德等學，不但是現在中國人不知道，就是外國人也有不知道的。當中外沒有交通以前，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爲中國人是與非洲、南洋等處的土人一樣，沒有一點兒文化。但是現在都漸漸明白了，很多佩服中國的，也有要去研究中國文化的；並且知道中國的文化，有許多地方，現在外國還有不如的。外國的文化，是自羅馬發源的；後來羅馬被歐洲野蠻人征服了，因之他們以後的文化，便沒有進步。到了元朝，有一個外國人叫做馬哥波羅，

來做了中國底官。後來把中國的文化，著了一本書，告訴他們外國人，說中國底文化好的了不得，別的不講，單就燒火而論，中國人燒火不用柴，不用油，祇用一種黑石頭，外國人便不相信，便很以為奇怪。那種黑石頭就是煤，在近來外國工業極發達底國家，是最少不得底東西。他們嘗元朝底時候，說到中國燒黑石頭，便很以為奇怪；可見那個時候以前，他們還不知道煤。我們元朝底時候，便早燒了煤，可見中國底工業，那個時候，便已不壞；從前中國人到外國留過了學的，回到國內說，外國人可在數百里或數千里以外通消息，中國人也不相信，也很以為奇怪。這種通消息底東西，就是電報電話，現在中國無論那一個大城市，都有了。照這樣說來，有時候中國不信外國，外國不信中國，這是因為各有各的文明。諸君聽到這裏，知道中國現在底文明，一則不如外國，二則不如古人。中國古時底文明，進步很快，那種進步為甚麼能够快呢？這就是我們學者應該要留心的。從前中國人說：「士為四民之首，」可見學者底力量，在社會上是很大的。詳細底說，學者是先覺先知，一舉一動，是能够轉移社會上的風氣；社會對於學者也是極尊敬的。如果學者有了主張，社會都是要服從。所以學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負擔有一種責任。現在學者底責任，是在要中國進步。

歐美底文明不過是二百多年底事，最好底文明尤在近來幾十年。再拿日本來說，五十年以前，

他們底文明是很黑暗的；近來四五十年，便進步得很快。又拿暹羅來說，近二十年來，文明的進步，中國也是趕不上。中國的文明，古時進步很快；歐美底文明，近來進步很快；日本和暹羅的文明，也是近來進步很快。推求這個進步很快的原因，都是一樣的，都是因為有正當的學術，有正當的思想。中國近二千多年，文明不進步的原因，是在學術的思想不正當。不正當的地方，簡單的說，便是大家以為行是很難的，知是很易的。這種思想，便誤了中國，便誤了學者。

就中國近來的情形說：一般學者在家讀書的時候，十年窗下，辛辛苦苦，便覺得艱難到了不得。到了有點成功，出而應世，到實行的時候，遇到社會上的人，都說知是容易的，行是艱難的。這兩句話，真是誤了學者不淺。怎麼說誤了學者不淺呢？因為求學的時候，十年窗下，費盡腦力，耗盡心血，所求的學問，是很容易成功的。若是有一點兒成功，出去實行，便有人說：「哼！你求學的時候難，實行的時候更難呵！」大家聽了這句話，便嚇怕了，便不敢去行，不去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不去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到了以為學問沒有用處，試問那一個還再情願去求學呢？就中國從前的情形說，周朝以前的進步是很快的；到了周朝之後，文化便很老大；由於老大的結果，便生出怕事的心理。怕事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好的一方面來講，是老成持重；從不好的一方面來

講，是志行薄弱，總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難，不去做艱難的事，祇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總是向沒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樣的道理。人到了畏難，就不敢輕於嘗試，試問文化上怎麼能夠有進步呢？推究這個原因，根本上的錯處，便是在「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以難的爲不難，以不難的爲難，這個便是大錯。我們要除去這個大錯，歸到正面，便應該說知是難的，行是不難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心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爲行是難的，知是不難的；把極容易做的事，視爲畏途，不去實行，求一點實際的結果；把極難知的事，看到太容易，不去深求。所以二千多年來，對於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知到登峯造極。至於科學知識極豐富的歐美人，便沒有這個心理。譬如本大總統，從前和朋友正在研究「知難行易」的時候，有一個美國工學博士進房內來，他說他在美國學校的時候，有一天一個美國先生告訴他說，知是難的，行是不難的。這位工學博士是中國人，早有中國學說之「知易行難」的老成見在心，便很懷疑，和美國先生辯論起來。那位美國先生說：「你不要和我爭，我告訴你一段故事，自然可以明白：我記得從前有一個人家的自來水管壞了，那個人家的主人，請一個工人去修理；那一個人稍爲動一動手，就修好了。主人便向工人說：『你要多少錢

呢？」工人說：「五十元零幾毫。」主人說：「你稍爲動一動手便修好了，像這樣容易的工，何以要許多錢呢？且你不要五十元或者五十一元，何以單要五十元零幾毫呢？這個工價數目，真是奇怪得很呀！」工人對主人說：「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後，這個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從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你從前自己不去修理，要請我來修理，自然是由於你不曉得怎麼樣修理的原故；我曉得怎麼樣修理，所以一動手便修好了。這個曉得怎麼樣修理的知識，是很難的，所以我多要一點價值，那五十元便是我知識的價值，至於動手去實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少要一點工錢，那幾毫便是我動手的工錢。」主人聽了這番話之後，便一面點頭，一面對工人說：「你所講的話很有道理呀，我給你五十元零幾毫罷。」照這件故事看來，就可證明知是艱難的，行是容易的。中國人的思想就錯在這裏，所以中國的文化，幾千年都不進步，這裏不進步的錯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所以中國人的錯便是走錯了路。

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不但是對於政治主張要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張要革命；要把全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就中國革命的歷史說，湯武是主張革命最早的，人人都說是「順乎天應乎人。」本大總統從前主張革命的時候，人人

都說是「造反。」說到學問思想上，要去推翻他，就是要把思想反過來。所以古人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本大總統便要說：「行之非艱，知之維艱。」諸君如果贊成本大總統學理上的革命，都應該說：「知之維艱，行之非艱。」就和和行的難易之先後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後，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爲甚麼不避去那種錯誤的艱難呢？因爲知是很難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麼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譬如點燈的電和傳電報的電，與及說電話的電，我們中國人現在有幾個能知道他是甚麼東西呢；但是我們中國的大城市，現在沒有那一家不用他的。這個用他便是行，可見行是容易的。又像中國的指南針也有電的道理，用過了的時代和數目，不知有多少了。這個東西，有的說是黃帝發明的，有的說是周公發明的；無論是那一個發明的，都是在外國人發明電之先，外國向來沒有的，中國便老早的行了，試問中國人究竟知不知道電呢？學者爲四民導師，中國的社會是很崇拜的，普通人有不知道的事情，要告訴他們去行才好。

二十六 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演說詞）

今晚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招待，兄弟實在是感激無量。我這回繞道神戶，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熱誠歡迎，就這種偶然經過的情形看，便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國民是很親善的。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譬如兄弟這次出來，是由南中國到北中國，就是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我的家內北邊；繞道神戶，就像經過一個日本人的家庭一樣。只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北邊，便要經過你們日本人的家庭，專就交通一項說，中國同日本便有這樣的密切。其他種種關係，都是很密切的。我們兩國國民向來的口頭禪，都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兩國國民應該要攜手。從前日本的維新元老，在維新沒有成功的時候，本有中日兩國攜手的提倡。現在日本維新已經成了功，但是中日兩國國民的口頭禪，還沒有達到目的。這是爲甚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們中國從前睡了覺，當中經過日本維新的幾

十年，中國是在夢中，毫不知道。經過近來世界的大變遷，和歐美勢力東侵，來壓迫中國，中國也是在夢中，也是不知道。到十三年之前，中國才有革命；中國發生革命，是少數先知先覺的提倡，要把政治改良，要把國民喚醒，要把國家的地位恢復到和從前一樣，所以才有革命。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時機，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便大不相同。當日本維新的時候，歐美勢力還沒有完全東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牽制，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完全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這十幾年以來，本來已經推翻了滿清的舊皇帝，消滅了袁世凱的新皇帝，掃除了種種障礙；就是最近曹吳的大軍閥，也被我們推倒了。在國內對於革命的障礙，都被我們銷滅完了；我們在國內沒有革命的障礙，既是沒有革命的障礙，革命便應該可以成功，爲甚麼還說不能成功，還不能達到圓滿目的呢？因爲還有國外的障礙，沒有打破，這種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

從那些條約的字面說，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講到內容，不但是中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

旁觀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講起來，那些條約的來源，是從前中國和十幾個外國所訂立的。外國在中國定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的原故，是因為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要求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很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現在一共有三國是已經廢除了，另外還有十幾國沒有廢除，還是握我們中國的主權。

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呢？老實說，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還有十幾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個主人；我們現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是十幾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幾國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紐絲蘭也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英國平時對於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權利很少，而所負的義務很大；

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對於母國反要享很大的權利。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別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所以我們中國人做人的奴隸，沾不到一點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見有痛苦。逼到在中國之內，無路可走，寧可跑到外國，去做一國的奴隸；好像廣東人就近便跑到香港，遠一點便跑到南洋羣島和南北美洲一樣。他們那些人跑到了外國之後，都是不想歸家鄉，自然是覺得做一國奴隸，比做十幾國的奴隸，要愉快得多。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們的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富頂強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衆的民族，還不能成一個獨立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我們現在不是一個獨立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中國人自己還不知道，我看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我們廣東從前有甲乙兩個朋友，甲是廣州人，在廣州很有勢力，很有地

位，可以說是一個紳士；乙是一個鄉下的世僕，（粵俗家庭中永久的奴僕的之稱，與北方老家奴的名稱相似。）還沒有脫離奴隸的地位。後來到廣州做生意，發了大財，也是很有勢力。因為朋友的介紹，便認識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請乙去吃飯，兩個人都是很闊綽，搖搖擺擺，去上酒席館，正在街上走到得意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個鄉下佬，正從鄉下上街來，沒有穿甚麼好衣，又沒有穿鞋，手內只拿一把大傘，走路很遠，身體極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為乙是他的世僕，所以他便不客氣，便馬上問乙說：「我許久不見你了，你是怎麼樣變到這樣闊綽呢？你今天穿得這樣好看，是到甚麼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拿這把大傘，跟我來聽差罷。」乙因為是那位鄉下佬的世僕，所以便不敢推辭，只得替他的主人去拿傘，同他的主人一路走。乙因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傘，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飯，因此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的目的，便不能夠達到。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均沾的條約，日本自己還不覺得是中國的主人，日日反要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一樣，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飯，中國現在就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由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要來和我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國的第一

個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個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要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人，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們拿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吃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是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二十七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節錄對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

本黨政府，此刻建設在廣東。在這個政府所管轄之地，國內人民，加入本黨者，寥寥無幾。回想南京政府成立之時，本黨的黨務，該是何等發達？本黨的氣象，該是何等蓬勃？何以本黨在南京政府之時，便那樣興盛，此刻在廣東反不如前呢？原因就是在本黨份子，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情願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譬如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滿意足。這些黨員的心理，以為達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業，便算了結一樣。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至於熱心黨務，真正為本黨主義去奮鬥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分子，便非常複雜。諸君現在這地開懇親大會，要想振興黨務，討論的事件，當然是很多，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份子，設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份子都淘汰完了，留下來的份子，自然是很優秀的，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

神，一致爲主義去奮鬥。做黨員的精神，是在甚麼地方呢？能是能够爲主義去犧牲，大家爲黨做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澈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甚麼意思呢？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爲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大家都知道滿人滅了中國之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試問當滿清的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滿洲人去做，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完全不是的！最初滿清入關的時候，便用洪承疇治中國，洪承疇是甚麼人呢？洪承疇就是漢人。到了後來，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國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國，像李斯相秦，楚材晉用，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因爲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俾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吃，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要做好衣裳，便要專請一個好裁縫；要做好屋住，便要專請一個好建築工程師。這些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說都可以做得到，諸君自

己家內的人，不能夠說都要做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諸君要請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家內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對。國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如果說要黨員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麼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只有九十多個，其餘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麼能夠分配到這樣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爲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

本黨自成立以來，在國內進步很慢，在海外進步很快；但是到民國以後，就是海外進步也不很快，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一般華僑黨員，自以爲革命成功，我是黨員，應該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懶，失卻原來奮鬥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處黨務，至今都沒有朝氣，各處都是暮氣，很深，前途是很危險的。我們要除去現在的暮氣，恢復朝氣，便要諸君恢復從前爲黨奮鬥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然後本黨才可望蒸蒸日上，不致失敗。若長此以往，本黨前途，便很危

險，便要失敗。本黨革命在十二年以前，過去的失敗，不知道有了多少次，譬如在辛亥年，假若有好方法，能實行以黨治國，我相信從南京政府以後，決不致弄到今日，像這樣的大失敗，但是失之東隅，還可以收之桑榆，亡羊補牢，還未爲晚，能够研究從前的錯誤，趕快改良，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今日以後，便消滅以往的錯誤，從新振作精神，發奮有爲，本黨前途，還是有無窮的大希望。

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現在得到廣東這片乾淨土，做我們的策源地，可算是一個小小的成功；諸君這次到此地來開懇親大會，也是一個不易得的機會。試問這個地盤，今天歸我們所有，將來能不能够保守呢？這個保守地盤的方法，是甚麼呢？就是在得人心。人心一得，這個地盤便永遠歸我們所有，別人便爭奪不去；人心一失，這個地盤，便要歸別人所有，不但是諸君不能再來開懇親大會，就是本黨的無論甚麼事業，都不能在此地做。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辛亥年滿清之所以亡，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民國之所以成，就是成於我們得到了這個根本。我們現在要保守這個地盤，便要得廣東的人心，以後要擴充這個地盤，吸收各省，統一全國，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國的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人格高尚，行爲正大，不可

居心發財，想做大官，要立志犧牲，想做大事，使全國佩服，全國人都信仰，然後本黨的基礎，才能够鞏固，本黨的地盤，才能够保守。

我每次要諸君革命，總是勸諸君犧牲，今日說要犧牲，明日也說要犧牲，究竟要犧牲到甚麼時候爲止境呢？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三民主義一天沒有完全實行，我們的犧牲，便沒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我們革命澈底成功，那才是我們犧牲的止境，那才是我們犧牲的報酬。第二、是要諸君注重宣傳，教本黨以外的人，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義，然後本黨施行主義，便無阻力，便無反抗。本黨在辛亥年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一般先烈，自己能够犧牲，爲主義去奮鬥，并且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全國人民，令全國人心都贊成革命，所以武昌起義，一經發動，便全國響應。當時武昌的革命軍，沒有離開武昌一步，沒有打到各省，各省便同時響應來革命，就是由於各省人民，受過了本黨主義的宣傳。現在本黨放棄宣傳，這是一個大錯誤。至於不肯黨員，行爲不正，或假本黨黨員名義，在外招搖，更是失全國人心的大原因。本總理知道本黨黨員，固然不能說是人人都好；但是相信本黨的主義的，確是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建設新國家一個最完全的主義。諸君把這個主義，宣傳到全國，使全國人民都贊成，全國人民都歡迎，便是用這個主義，去統一全

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

我從前提倡革命，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對人；過細考察那些反對人的心理，大概都是挾持成見，不肯改變。我總是用盡方法去開導，反覆規勸，以至於了解而後已，並且把那些最反對的心理，變成最贊成的心理，熱心爲本黨盡力，替本黨的主義去奮鬥。由這樣看起來，此刻想實行本黨主義，還是非從宣傳上做工夫不可。宣傳工夫，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現在廣東的人民，號稱三千萬；本黨黨員有三十萬，如果一個人能够宣傳十個人，在一年之後，便可以得三百萬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後，便可以得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有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就是廣東的人心，有了一半來歸化本黨，到了廣東的人心，有一半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粵。再用一千五百萬做基本，推廣到各省去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傳到四萬萬。到了四萬萬人都受過了本黨的宣傳，四萬萬人的心理，便要歸化本黨。到了四萬萬人的心理，都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現在廣東的三千萬人之中，真正明白本黨主義的人，幾幾乎不及三萬，只有三千分之一，力量實在是太薄弱，但是能够利用這三萬人做基本，到處去宣傳，還是很有效力，前途還是很有希望。譬如

本黨從前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便收辛亥年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就有全國統一的大效果，由這樣看起來，革命的發起人不怕少，只要大家負起責任來，到各處去宣傳，前途總是很有希望的。

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要銷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羣的奮鬥，更是重要。因為這個原因，諸君從今以後，便要盡力去宣傳，介紹國人，加入本黨，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只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介紹十個人入黨。我想一個人介紹十個人，不是難事，再過一年二年以後，便是以十傳百，百傳千，推廣到全國，那就是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到了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

二十八 耕者要有其田（節錄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

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爲他們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甚麼責任？農民所仰望於國家的有甚麼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爲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是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擔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爲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

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

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祇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做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澈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澈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做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為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

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够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祇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爲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二十九 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節錄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演說詞）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爲主；要人民都能够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衆，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放棄這種權利。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霸佔這種權利。我這次決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這個機會。至於所有的辦法，已經在宣言中發表過了，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國民

若還要失去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便是放棄主人翁的權利，以後再沒有機會，更不能怪別人了。我從前因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籌謀計畫，反抗武力，來造成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機會，從前的籌謀，都沒有用處，所以拋棄一切，親到上海來同諸君相見。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是用人民的資格，是處於國民的地位。

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終結，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衆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團體，不論他是沒有軍隊，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界，都要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

我所發表的宣言，要能够完全實行，固然要需種種籌備；但是要民衆贊成國民會議，首先便要民衆明白國民會議的性質，和國民會議的力量。如果這個會議可以解決國家的糾紛，諸君在新聞界便應該竭力鼓吹這個會議，俾民衆明白這個會議的性質，實行這個會議的辦法。從前國會之所去沒有用處，是由於根本上選舉議員的方法太草率，當時只要願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鄉去運動，人民因為不知道國會的重大，便不問想做代表人的學問道德如何，便舉他們做議員，成立

第一次國會。從前國會因為議員的本體不好，復受外界武力的壓迫，所以在當時總是不能行使職權。後來北方政府毀法，解散國會，國會更是沒有用處。西南政府護法，在廣州四川召集國會，以維法統而與武力相持。前年曹吳也贊成護法，召集議員到北京開會；但是那些議員，總是不顧民利，只顧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別事，只要有錢，便去賣身，造成曹錕的賄選。現在全國國民，對於那般議員，完全失望；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所以我才發起這個會議，要人民明白國家現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關係，用正派分子來維持中華民國。

以後中國究竟是治，或者是亂？究竟是和平的開始，或者是大亂的開始？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決定，只有開國民會議，用大家來解決之一法。若是專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防地，爭端沒有止境，好比從前的督軍團會議，各武人分爭巡閱使一樣。至於收束目前的軍事，全國軍隊如何改編，如何遣散，如何化兵為工來開路，那都是將來會議中的條目。現在所應該注重的，一共只有兩點：第一點是國內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受外國的種種壓迫，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點說，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

人口精確的調查，前二年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年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可怕的事，是受甚麼大影響呢？依我甚起來，最大的影響，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亂如再不停止，全國人口當更要減少，推到極端，真有亡國滅種之憂，這就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國前途不至亡國滅種，便要趕快解決這種民生問題。中國近來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戰爭，在戰場中死亡的人數，最多不過十萬，其餘大多數的死亡，都是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他各種兵災的影響，生活不遂而死。我們要和乎統一，防止亂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問題。

就第二點說，是對外國問題。中國從和外國通商以來，便立了許多條約，那些條約中所載的極不平等，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一般人都說是一個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國還趕不上半殖民地。

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條約，是甚麼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廢除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東亞有兩國已經行過了，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暹羅。東亞只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就是日本、暹

遲。日本遲遲之所以能够完全獨立，就是由於廢除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條約，是用兵威；遲遲國小，沒有大武力，廢除條約，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不是不能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麼樣罷了。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為外國人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約契，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是可以達得到的。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譬如就通商而論，這本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進口貨極多，出口貨極少，進出口貨總是不能抵消。據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這就是中國損失了五萬萬；換言

之，就是中國由於通商，每年對於外國，要進貢五萬萬。外國壓迫中國，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種種方法，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不過中國最大批的損失，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在外國人美其名說是通商，就事實上論起來，何異強奪豪取？中國當革命之初，外國人不知道內情，以為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輕視，所以贊成中國統一。後來查得內情，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都是愛錢，不顧國家，所以便幫助軍閥，借錢給軍閥。軍閥有了多錢，於是摧殘民氣，無惡不作。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和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暹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鬪，外國雖用長槍大砲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譬如在南方便利利用陳廉伯，在北方便利利用吳佩孚。

我們這次解決中國問題，為求一勞永逸起見，便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這兩個禍根，一個是軍閥；一個是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要打破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諸君既是

新聞記者，是國民發言的領袖，就一定要提倡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的亂事便可以終止。若是開不成，以後還要更亂，大亂便更無窮期。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國民，與他們對抗。這次推倒了吳佩孚，我也放棄兩年的經營，隻身往北方去，以為和平統一的先導。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大家做國民的人，便應該做我的後盾。中國以後之能不能夠統一，能不能夠和平統一，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成；所以中國前途的一線生機，就在此一舉。如果這個會議能夠開得成，得一個圓滿結果，真是和平統一，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義，便可以實行，中國便可以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造成了這種國家，就是全國人民子子孫孫萬世的幸福。我因為要擔負這種責任，所以才主張國民會議。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擔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

三十 革命軍的基礎在深高的學問

(節錄對黃浦軍官學校開學訓詞)

甚麼東西叫做革命軍呢？要怎麼樣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要有甚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拿先烈做模範。要拿先烈做模範，就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奮鬥，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就是因為他們內部的分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甚麼是叫做革命的基礎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爲，有了那一樣的行爲，才叫做革命的基礎。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對先烈的這些行爲，還是莫名其妙。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為生計困難，受了室家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爲得志，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

砲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從前叫做革命軍，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為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爲；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竟有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

要做革命事業，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所以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此時有了革命的志氣，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打許多勝仗，得許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擴充到幾萬人，還是不能够叫做革命軍的。

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在革命黨內的軍人，這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行動都是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反對革命，祇知道升官

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復專制。諸君要將來維持共和，銷滅這種軍人，現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不做自私自利的師長、旅長和一般橫暴無道的軍閥。諸君有了這種志氣，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甚麼是革命的第二層門徑呢？就是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爲。革命先烈的行爲，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爲國來奮鬥。從前的奮鬥是甚麼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的，便以爲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城的，便有李準所帶的水師，張鳴岐所帶的陸師，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洲的駐防軍，總計不下五六萬人。當時革命黨的人數，不過是幾百人；經過那次革命之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沒有死的，當然是很多。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革命黨祇用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

軍隊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都便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

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

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甚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甚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國亡種滅，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都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都擔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救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加倍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更是要同他們拚命，要能够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是靠甚麼為主呢？當革命軍的資格，是要用甚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

先烈的行爲，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不怕死。要用甚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種方法，說來說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祕訣，祕訣就在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以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砲子彈，能夠速死，更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爲是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爲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敗。

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為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所以革命能夠成功。這種先烈，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

能够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爲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爲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定中國；因爲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爲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爲要維持共和，銷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所以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

三十一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節錄對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說詞）

諸君現在受教育的時候，預想將來學成之後，有一種貢獻到社會上，究竟應該做些甚麼事呢？諸君現在還未畢業，知識不大發達，學問沒有成就，自然不能責備諸君，一定要做些甚麼事。但是在沒有做事之先，應該有甚麼預備呢？應該要注意些甚麼事呢？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中國人讀書的意思，都以為士為四民之首，比農、工、商賈幾種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學，中舉，點翰林，做大官的志，還要更大。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同。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羣，為大家謀幸福。用事實說，我們中國青年應該有的志願，是在甚麼地方呢？是要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的文明，和各國並駕

齊驅。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全靠外國人提倡，這是幾千年以來，從古沒有的大恥辱。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衆一心，協力奮鬥，還是可以追蹤歐美，若是不然，中國便事事落在人後，永遠不能自己發達，永遠沒有進步，推其極端，中國便非淪於滅亡不可。所以現在的青年，便應該以國家爲己任，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擔負起來。這種志願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并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的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甚麼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從前有個法國人叫做柏斯多，專用心力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見的東西。那種東西極微秒，極無用處，爲通常人目力之所不及。在普通人看起來，必以爲算不得一回甚麼事，何必枉費工夫去研究他呢？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構造性質，和對於別種東西的關係，自頭至尾，研究出來，成一種有系統的結果；把這種東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這種微生物，便發明微生物對於各種動植物的妨害極大，必須要

把他撲滅才好。現在世界人類受知道撲滅這種微生物的益處，不知道有多少。用這件故事證明的意思，便是說微生物本是極微秒極小的東西；但是研究他關係於動植物的利害，有一種具體結果，貢獻到人類，便是一件很大的事。柏斯多立志研究的東西，雖然說是很小，但是他徹底得了結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歷史上便享大名。我們中國從前的人，都不知道像柏斯多這樣的立志，只知道立志要入學，中舉，點狀元，做宰相，并且還有要做皇帝的，譬如秦始皇出遊的時候，劉邦項羽都看見了，便各自嘆氣，表示自己的志願：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兩個人的口氣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志願，毫沒有分別。換句話說，都是想做皇帝。這種思想，久而久之，便傳播到普通人羣中，所以從此以後，中國人都想做皇帝，便不想做別的事。因為要達到那種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障礙物是很多的。因為他們立志，一定要達到那種地位，所以弄到殺人放火，殘賊人類，亦所不惜。諸君想想，那種志願是好是不好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消滅那種志願。至於學生立志，注重之點，萬不可想要達到甚麼地位；必須要想做成一件甚麼事。因為地位是關係於個人的，達到了甚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於羣衆的，做成了甚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近代人類的思想，是注重謀大家的幸福。

諸君又勿謂現在進農科，學耕田的學問，將來學成之後，只是一個農夫。不知道耕田也是一件大事。從前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因為稼穡是一件很有益於人民的事，他不怕勞動，去教導百姓；後來百姓感恩戴德，他便做了皇帝。說起出身來，后稷還是一個耕田佬呀！古時做過皇帝的人，該有多少呢？現在世人都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只有后稷做過耕田佬，所以世人至今還不忘記他。現在科學進步，外國新發明的農科器具，比舊時好的多，事半功倍，只用一人之耕，可得幾千人之食。諸君現在學農科的，學到成功之後，就是像外國的農夫，能够一人耕而有幾千人之食，也不可以爲到了止境；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够有幾萬人食，或幾百萬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總而言之，諸君現在學校求學，無論是那一門科學，像文學，物理，化學，農學，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便拿那一門來反覆研究，把其餘關係於那一門的科學，也去過細參考，借用他們的道理和方法，來幫助那一門科學的發展，徹底考察，以求一個成功的結果。那麼就是像中國的后稷教民耕田，法國柏斯多發明微生物對於動植物的利害，都是功德無量的大事。

我再舉一件故事說，從前有個英國人叫做達爾文，他起初專拿螞蟻和許多小蟲來玩，後來更考察一切動物，過細推測，便推出進化的道理。現在擴充這個道理，不但是一切動物變化的道理包

括在內，就是社會，政治，教育，倫理，等種種哲理，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之外。所以達爾文的功勞，比世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還要大些。世界上的皇帝該有多少呢？諸君多有不知道他們姓名的，現在諸君總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達爾文的；所以達爾文的功，實在是駕乎皇帝之上。由這樣講來，無論甚麼事，只要能够徹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所以由考察微生物得來的道理是小事，由玩螞蟻得來的道理，也是大事；不過我們讀書的時候，必須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甚麼是本能呢？就是自己喜歡要做的事，就自己喜歡所做的事，徹底做去，以求最後的成功，中途不要喜新厭舊，見異思遷，那便是立志。立志不可有今日立一種甚麼志，明日便要到一個甚麼地位。從前做皇帝的思想，是過去的陳迹，要根本的打破他。立志是拿一件事，徹底的做成功，爲世界上的新發明，如果有了新發明，世界上的地位多得很，君諸不愁不能自佔一席。

三十二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

(節錄對黃浦軍官學校告別詞)

革命的這種風潮，是歐美近來傳進中國來的；中國人感受這種風潮，都是愛國志士，有悲天憫人的心理，不忍國亡種滅，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國來革命。但是歐美的革命思想，一傳到中國來，便把中國的舊思想打破。試看近二三十年來，中國革命黨在各地奮鬥，成功的機會，該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後，又再失敗，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我們的革命失敗，是被甚麼東西打破的呢？是不是敵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是不是舊官僚的陰謀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國的舊思想打破的呢？這都不是的，究竟是甚麼東西打破的呢？就是歐美的新思想打破的。

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誤於錯解平等自由。革命本來是政治事業，如果當軍人的說不懂政治，又好比是常人說不懂食飯、穿衣、睡覺一樣。食飯穿衣睡覺，都是做人的常事，是人人應該有的事；試問一個人可不可以不知道做人的常事呢？無論那一個人都應該要知道做人的常事的。大家

都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大家能够公共團結起來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領的人民。有本領的人民，組織成強有力的國家，便是列強；沒有本領的人民所組織成的國家，便是弱小。弱小都是被列強壓迫的。無論那一個國家，不管他是不是強有力，祇要號稱國家，都是政治團體。有了國家，沒有政治，國家便不能運用；有了政治，沒有國家，政治便無從實行。政治是運用國家的，國家是實行政治的；可說國家是體，政治是用。根據這個解釋，便知道政治的道理，簡而易明，并非是很奧妙的東西。大家結合起來，改革公共的事業，便是革命，所以說革命，就是政治事業。中國近來何以要革命呢？就是因為從前的政治團體不好，國家處在貧弱的地位，愛國之士，總想要改良不好的舊團體，變成富強的地位。這種改良，要在短時間或者是一朝一夕之內成功，便是革命。我們發生了革命，為甚麼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會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團體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團體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團體。所以民國十三年來，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於平等自由的思想，衝破了政治團體。就政治團體的範圍講，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政黨；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說，或者是本國與外國相競爭，或者是本黨與他黨相競爭，都應該有平等自由；不能說在本國之內，或者是在本黨之內，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我們中國人講平等自

由，恰恰是相反，無論甚麼人在那一種團體之中，不管團體先有沒有平等自由，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這種念頭，最初是由學生衝動，一現成事實之初，不知道拿到別的地方去用，先便拿到自己家內用，去發生家庭革命，反對父兄，脫離家庭；再拿到學校內去用，鬧起學潮來。這種事實，在大家當然是見得很多，做得也很多。大家要鬧學潮，或者自以為很有理由，所持的理由，總不外乎說先生管理不好，侵犯學生的平等自由，學生要自己的平等自由，不被先生侵犯，要爭回來歸自己保留，所以才開會演說，通電罷課，驅逐先生。拿這個理由來鬧風潮，口口聲聲總是說革命；實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甚麼事？不過拿學校做自己的試驗場，用先生供自己的試驗品罷了。我們革命黨內的情形，也是這一樣；革命的始意，本來是爲人民在政治上爭平等自由；殊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國現在革命，都是爭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

更有許多無路可走的學生，毫不知道政治社會的道理，及中國的國情，又想社會上出風頭，便驚奇立異，採歐美沒有根據的新學說，主張革命，要無政府，自稱爲無政府黨。殊不知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好政府，他們這種主張，在政治原理上自相矛盾，真是可笑已極。推到無政府的

學說之來源，是發生於俄國；俄國學者之所以要主張無政府，就是因為從前俄國的舊政府太專制，爲萬惡之源，人民痛苦難堪，所以社會上便發生無政府學說的反抗。俄國創造無政府學說的祖宗，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巴枯寧；其後又有一個王子，叫做克魯泡特金，用科學的道理，把無政府的學說，推到極端。這種無政府的學說，在俄國可算是極發達。從前俄國應用這種學說來革命，許久都不能成功。俄國發生這種革命，是繼法國革命之後，有了一百多年，都不能成功。到七年之前，再發生一種革命，一經發動，便大功告成。我們中國革命，以前的不講，祇說最近的，到今日也有了十三年；這十三年的革命，還是不成功。推到俄國，從前一百多年的革命，不能成功。我們中國，近十三年的革命，也是不成功。俄國七年前的革命，便澈底成功，這個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簡而言之，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革命黨因爲集合許多黨員的力量，能够全體一致，自由行動，所以發生的效力便極大。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極快。俄國的這種革命方法，

就是我們的好模範。

大家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凡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要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從前革命之失敗，是由於各位同志，講錯了平等自由；從今而後，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從前的錯誤，結成一個大團體，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够達到目的。

中國把社會上的人，分作士、農、工、商四大類。商人居於最末級地位，知識極簡單，他們獨一無二的慾望，總是惟利是圖，想組織大公司，賺多錢。但是股東一投資之後，不能就說要分紅利；商人在當初組織公司，參加合股的時候，就想要分紅利，要達到賺錢的目的，是決計沒有的事。無論甚麼愚蠢的商人，先也知道要拿本錢去附股，附股之後，究竟可以賺多少錢，也不能預先決定，不過希望要將來能够賺錢，現在就不能不投資；希望要將來能够賺多錢，現在就不能不多投資。我們革命黨都是有知識階級的，都是聰明過商人，結成一個團體來革命，是不是應該先就要把本錢拿出來呢？這個道理，不必詳細講，諸君當然可以明白。商人做生意的資本是錢，我們革命的資本是甚麼東西呢？商

人附股是拿出錢來，我們參加革命黨，要貢獻甚麼東西呢？我們參加革命黨，要貢獻的東西，就是自己的平等自由。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貢獻到黨內，讓黨中有全權處理；然後全黨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黨革命成功之後，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權利。中國發大財的實業，有漢冶萍公司，有開灤公司，有招商局。他們那些公司，在組織之初，各股東都是有很大的犧牲，投了很大資本的，好像革命黨要先拿出個人的平等自由一樣。假若那些資本家不先拿出多本錢，現在如何能够多分紅利呢？他們因為想到了要現在多分紅利，所以從前便多投資本，犧牲一切。革命的道理，不管大家知道不知道，祇要能够學商人，便能够成功。商人本是多財善賈，根本上還是要有本錢才成，沒有本錢，甚麼生意都不能做。許多革命黨，不肯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就是沒有本錢；他們以為一參加革命，就是爲爭自己眼前的平等自由。商人要分紅利，必須有時間問題；以商人的思想簡單，尙知道有時間問題，尙知道要等候，難道我們有知識的階級，尙且不如商人嗎？黨員在黨內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東在公司之內，不能任意收回本錢一樣。大家要來參加革命，頭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學商人，拿出大本錢來。

我今天到此地講話，是要離開廣東，臨別贈言，沒有別的話，就是要大家拿出本錢來，犧牲

自己的平等自由；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都貢獻到黨內來革命，來爲全黨奮鬥，大家能够不負我的希望，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中山先生遺教一册

(33222)

每册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選輯者

張

和

重

主編者

丁

雲

五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

河南

路

發行所

上海

商務

印書館

上海

及各埠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余大猷)

五三八一

